
裁军谈判会议

14 September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一九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0年9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2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阿纳托尔·法比安·马里·恩库先生(喀麦隆)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197 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列有两国代表团。发言名单仍保持开放,而在本次会议开始之前,本人谨请各位先讨论业已完满就绪的工作——即:裁谈会的活动报告草案。本人还想说,曾就此报告草案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和碰头会,通过了所有的段落。因此,我们拟就此着手审议,展开讨论。

此时此刻,亦如本人所述,发言者名单仍保持开放。本人所持名单上已列有两位发言者。在今天我们举行的这部分会议期间,本人拟请所有希望表达其观点的代表团上台发言,或阐述诸位对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场合所履行工作的感觉——因为正如报告所述,大家做了不错的工作,干了不少事——或就联合国秘书长提议 2010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高级别会议事宜,表达各自的看法。

以上就是本次全体会议开始之际,本人要说的开场白。诸位,请允许我敬请大家通过本报告草案。

关于这一点,我或许该请会议秘书处讲几句,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份文件。

萨雷瓦先生(裁谈会副秘书长): 主席先生,秘书处依照既往惯例,向各代表团提供了第 CD/WP.561/Amend.1 号文件。该文件应体现出了上星期和本周非正式会议形成的临时商定意见。为此,本人强调,经修订和修改的报告草案,就诸如会议序号或报告通过日期预留的相关空白和括号,将由秘书处填写。此外,在本报告通过之前送交秘书处的所有文件,都将列入相关部分章节所列的文件清单。

各位收到的文件(CD/WP.561/Amend.1)列明了,非正式会议期间,按我们的记录所示,对各不同段落作出的修订情况。正如诸位所看到的,凡未作修订的段落均未列入本文件,并将按原文载入 CD/WP.561 号文件的最后定本。

各位若有想对秘书处提出的任何问题,任何意见,任何纠正,只要各位认为 CD/WP.561/Amend.1 号文件可能出现的疏漏,现在正是提醒秘书处注意的良机。

主席(以法语发言): 本人感谢秘书处的简介。现在敬请——

萨雷瓦先生(裁谈会副秘书长): 主席先生,对不起,有一点必须口头纠正一下。我谨提请您注意 CD/WP.561/Amend.1 号文件第 7 段。该段第七行应改为:“我们也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各位主席连贯一致的努力……”。本人认为,这样可体现出非正式磋商期间形成的共识。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我当然注意到秘书处的发言称,所有提交文件都会列入在内。本人只想指出,我们也提交了关于美利坚合众国针对举行关于重振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动多边裁军谈判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立场。

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本人不清楚, 您是否想要先通过报告, 然后再聆听关于 9 月 24 日举行高级别会议事宜的发言。不论孰先孰后, 本代表团均可接受您的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 谢谢大使。我想, 我们还是先通过报告吧! 然后, 我们再来讨论高级别会议事宜。

考鲍兹·哈穆伊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本人首先感谢秘书处为我们大家所作的大量工作。然而, 第 4 页出现了小小的重复: 第 33 和 36 段的内容相同。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想, 秘书处会记下来, 以便改正。

威尔逊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既然这是在您就任主席后, 我第一次发言, 我们拟祝贺您担任主席之职。我同时还想感谢秘书处为本报告所做的一切工作。

本人谨想简要提示一点, 即: 澳大利亚今天较晚些时候才向秘书处登记提交了两份文件, 为此本人向各位表示抱歉。这是今年 6 月对议程项目 1 和 2 举行非正式讨论期间提出的那两文件。本人谨在此向裁谈会通报一声。

主席: 秘书处会记下此事的。

萨雷瓦先生(裁谈会副秘书长): 主席先生, 秘书处已记下了美利坚合众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发言所述的事宜。本报告通过之前提交的这些文件, 都将按例编入各相关分项下所列的文件清单。

我还想提请各位注意, 拟作出的两项小小的编辑性修改。我这里是指对 CD/WP.561/Amend.1 文件的修改。第一页第 3 段, 第一行末尾的逗号得删掉。第二, 第三页第 18 段第一行的那个“任何”一词得删掉。换言之, 该段的起句将改为: “对这些提案均未达成共识……”。

关于叙利亚大使(就第 33 和 36 段)提出的另一点, 若您回头重读一下 CD/WP.561 号文件原来的草案, 第 33 和 36 段是在议程下刻意重复的两个项目, 即: 一方面要“停止核军备竞赛并核裁军”; 另一方面要“防止核战争, 包括一切有关事项”。CD/WP.561/Amend.1 号文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更正, 就因为两个段落原文就是相同的。

这是当下阶段, 本人想说明的一点。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 有几件事。首先关于删掉第一页第 3 段的逗号问题。我认为, 第一页上的“项目”之后应该点上逗号。其次, 第 32 和 35 段也出现雷同, 然而, 或许这也是有意为之。最后, 昨天, 我签发了一封致秘书长的信函, 附上了我国政府的一份工作文件, 然而, 我尚不清楚该信函是否已收到, 但是, 报告若能在文中插入一句, 提及此文件, 本人将不胜感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 谢谢大使。我想秘书处会记下你的评述意见。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 本人谨随上述各位一并对秘书处及您本人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所做工作。我谨述说一个技术性的看法。亦如早先已指出的, 第四页载列了颇为冗长的重复句子, 系出于可令人深感理解的原因。然而, 第 34 和 37 段却不见了。因此, 我估计可能是重新编排段落序号后的原故。

主席(以法语发言): 首先我得感谢俄罗斯联邦大使所作的杰出贡献, 其次, 我得说, 这不是最后定本, 因此, 绝对有必要对之品头论足。秘书处必然无疑地会审慎处置, 从而力争做到一切均妥当有绪。

拉奥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 允许我与其他各位一起赞赏您所做的工作, 以及秘书处为便利报告迅速通过所做的工作。

本人谨提请各位注意第 7 段第 4 行。我想工作方案是 2009 年通过的, 不是 2010 年。我想这该是打字造成的谬误, 得予以更正。

我们还是按原恢复吧!

主席(以法语发言): 谢谢大使。您让我们大家都振奋起来, 这点挺重要。对于这样的发言, 积极的奉献, 秘书处会给予应有的考虑。

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就通过报告的问题发言? 既然看来无人有发言意向了, 那么, 当然, 在考虑到所有发表的意见和积极提议的情况下, 我是否可认为报告草案已经通过了? 本人慎重地宣布, 裁谈会的活动报告草案获得通过。

皆大欢喜是最美满的结局。欢乐总比沮丧好, 但这样的结果是真正的伟大成就。这之所以被誉为伟大的成就, 是因为不管有人说了些什么, 裁军谈判会议生命依然, 并将延续下去。

刚刚通过的报告恰好是, 裁谈会生命依然的实例, 恰是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众多交流;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并着力于各自国家政府所赋予我们任务的事实。当然, 人们会关注我们就工作方案——曾经一度赋予, 却未能达成一致的现实, 但除此之外, 我们一直在竭诚努力, 而这是可赞赏的一点。本人尤其想祝贺诸位中为此成就作出过奉献的每一位, 每个代表团。然而, 我们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我们还必须携手努力, 编撰可供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本人将保持与各位的联系。本人将提出一份决议草案, 供各位修改或订证, 从而可拟出一份高质量的文件, 以供第一委员会通过。

现在, 正如各位所知, 许多代表团要求谈谈拟于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我想现在该是我们探讨些事的时刻了, 本人敬请任何希望就此专题发言的代表团发表意见。

本人向有所愿发言的代表团开放讲坛。各位不必谦避，请上来畅谈关于2010年9月24日举行高级别会议的议题！

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以法语发言)：席先生，本人虽内向，不太善言，但我会努力克服。

首先，感谢您迄今为止引领我们开展的工作。我们都目睹了显而易见的简便，且顺畅地审议和通过了报告。这要归功于您的领导才能，而我说“迄今为止”，是因为对您将继续主持2011年1月24日的会议感到高兴。

(继续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得悉，裁军谈判会议的这次会议是目前我们的同事加罗德·拉森，美利坚合众国常驻副代表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不能放手让这个机会流失而不说几句，就我本人以及巴西代表团而论，我们会想念他的外交风格、他的精准、他的坚定以及他的谦和。我确信，肯尼迪大使会失去一位一流的合作伙伴，而我本人愿对拉森先生今后拟担任的职务、他的职业生涯及其个人生活，同时也对其家庭表示最佳的祝愿。

随着我们即将结束本年度的届会，我谨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发表简要的评论，而，我希望这些为9月24日拟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提供某些相关意义的考虑。

本年度以及前述几届会议期间，若干同事们均一再对裁军谈判会议无所事事状况表达了不满。这些不满情绪的论点概括而论是，今年裁谈会与以往十年期间一样，没有就裁军展开任何谈判，甚至都无法通过工作方案，而依据议事规则，工作方案应是着手开展谈判的基础。

这个机构本身或规约本机构的规则被指该为之负责。我们甚至听到说日内瓦就不是一个适当地点的说法。把责任归咎于某一成员国，当然是太便利的托辞。所有这一切——请允许我用本国通俗的说法——只不过是“鳄鱼眼泪”而已。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说，在整届会议期间，看不出各核武器国家有任何政治意愿的迹象。我并无把握说，所有区域集团都希望改变目前的状况。2010年曾就任过六位主席职位之一，逐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过磋商，并与所有区域集团会晤之后，本人有了颇为清晰的认识。

尽管谈判停止，无法通过工作方案，然而，本人认为，裁谈会确实在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运作，而我即在此回应诸位几分钟之前的言辞。自年初起，我们就达成工作方案的各种可能性展开谈判，这个简单的事实本身即证明了裁谈会重大的政治意义，其源于裁军事务本身所具有的卓越政治地位。拒绝接受工作方案，和回避就裁减核军备展开谈判，都是出于政治态度。反对寻求向前推进途径的行为，也如出一辙。

所有的机构都可实行改革，而许多代表团均准备举行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来审查此问题。另一些却一味坚持指责这种现状——为之他们指称——是在白耗时光，浪费钱财。尽管耗费时日，然而，当我们在处置高度政治化的问题时，时间当然是相关重要的因素，而外交也是一件耗费耐心的事务。至于钱财的耗费，本人怀疑各国究竟是按现金流量，还是按成本收益来评判多国体制的。

巴西代表团准备继续在这个高级别机构内寻求建立更可靠和更民主的国际体制。

格里尼于斯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对您表示祝贺。在您作为主席的引领之下，我们得以通过了今年裁谈会的报告，并较快的完成了这项使命。

(继续以英语发言)

其次，本人绝对赞同巴西代表，苏亚雷斯大使，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常驻副代表，拉森先生的发言。除了苏亚雷斯大使已罗列的上述那些奉献之外，我还得再增添两项：拉森先生极大的耐心以及是他的幽默感也同等重要，尤其面对这样的机构，我们大家都须具备幽默感。

现在，我想回头发表几点评论，谈谈高级别会议和这个卓著的机构。我们认为，9月24日举行高级别会议是讨论多边裁军机制，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契机。对于加拿大，深为令人遗憾的是，自1998年以来，本机构尚未展开过任何裁军谈判——毕竟裁军谈判是该机构的唯一使命。

正如1978年联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所确承的，必须设立“一个规模有限的单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随后举行的特别会议也发表宣言承认“裁军谈判的成功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这就明确地承认，裁军谈判会议不仅准备为自己本身负责，而要对更广大的全球社会承担责任。自1998年起的十二年以来，我们置身于此机构，因一直未能启动谈判，而失信于世界人民。

随着裁谈会僵局的持续，看不到早日举行谈判的前景，加拿大感到，鉴于这个群体未履行其使命，65个国家亦更加不可能自行举行多边裁军谈判。人们尤其担心，裁谈会会沦为裁军谈判的障碍，而不是谈判的通道；而且，当然，本人绝对甚为认真的聆听了巴西同事，以及他对这种局面的感受。

裁谈会运作所遵循的协商一致规则，可能适用于冷战，然而，已经再不适宜当今的多极情势。在这种多极情势下，陈旧的区域阵营划分已经过时落伍了。裁谈会运用的协商一致规则，已经越来越脱离其旨在作为国家安全最终保障机构的初衷。如今，一小撮国家滥用协商一致规则，阻止本机构着手履行工作。按照对协商一致严格限制的理解，若该规则不仅运用于实质性事务，而且还运用于程序性事务，那么，这个由65国组成的机构还能否运作，如今已成为一个公开疑问。

2011年届会期间，加拿大将就任第一轮会议主席职位，而我们打算投入时间和精力争取达成包括谈判在内的工作方案。然而，正如我们承诺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目标一样，我们不应错失下周在纽约举行高级别会议所提供的良机。这应当成为重新审视我们对待此多边裁军模式的态度与认识的重要契机。

若明年本机构仍陷于瘫痪状态，那么我们就将进入可与早先1979年重启直至1992年签订《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期间，裁谈会长期陷于无所事事，甚为令人困惑不解状态比肩的现象。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都无法列举出，与前述一无进展期间，虽毫无成果可言，却仍在举行的《化学武器公约》实质性谈判相媲美的东西。这种令人遗憾的景况，又成了另一阵呼吁结束本论坛停滞状况的号角。因此，加拿大与那些希望看到高级别会议成果和后续跟进行动的国家一起提出为本机构划定一条限期界线。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我没想到，今天的全体会议是本周期的最后一次会议，否则，我就不会让我尊敬的巴西同事，还有同样令人尊敬的加拿大同事，催赶着我拿起麦克风向我的这位极其尊敬的同事，加端·拉森道别。我完全可滔滔不绝地赞扬他一番，然而，我不想消磨你们的耐心，还有耗费口译，因此，我仅给予他最佳的祝愿。

同时，若我未误解的话——然而，要是我错了请予以纠正——，倘若这是我们出席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那么这也是我们巴基斯坦同事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也想对他说几句热忱的话，但与往常一样，我会让巴基斯坦同事，最终认定这是否他出席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还有，我先前疏忽了要说的话，主席先生，我们甚为赞赏您和您的手下人员所作的努力，及秘书处以我们的名义所作的工作。对此，向诸位表示真诚的感谢。

虽然我刚才谈及了高级别会议，然而，鉴于今天其他几位发表的良好演说，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目前，我知道本裁军谈判会议并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然而，我却确实注意到，189个国家呼吁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一项包含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和关于核武器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在内的平衡工作方案。

众所周知，今天我们无法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为之无法着手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展开谈判。我们渴望并愿意全方位的探讨各个核心问题，但具体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而言，我要指出，我们对快速达成这样的条约会并不抱幻想。这可能要历经年复一年的谈判，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我们能承受得起一再的延误。裁军谈判会议着手谈判的努力若继续受挫停滞，那么，那些仍期望举行《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国家，将不得不考虑现有的其它机构或临时设立一个谈判机构。我知道为，各位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这是否为单一或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事实上，我要说，这是单一或唯一的常设机构，但人人皆知，还有许多其它处置诸多问题的机构。

眼下，亦如大家很可能都意识到的，美国政府并不热衷于在少数几个持有同样想法的国家群组之间举行临时性的谈判。我们依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曾经产生过若干里程碑意义条约的机构。裁谈会囊括了诸多位来自所有这些国家的卓越外交家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裁谈会应当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然而，在陷入了十多年无所事事的状况之后，势必要推出各种新方针。美国政府肯定无疑正在觅寻，推陈出新，绝对不会令人感到惊异，因为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的耐心已经快消耗殆尽。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使和各位尊敬的同事，我谨同诸位一起对拉森先生表示真诚的祝贺。大家将会十分怀念他。本人谨代表裁谈会对他在此所做的工作致以真挚的感谢，并祝他好运。愿他继续运用他的才能，不仅为他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也为国际社会效劳。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允许我祝贺您顺畅地引导着我们会议的工作，尤其是今天顺利地通过了报告。

在 8 月 24 日的全体会议上，澳大利亚发表了就秘书长拟将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一些初步评论。各位会记得，我们表示澳大利亚强烈支持秘书长关于召开高级别会议的提议，而且我们坚定支持秘书长举行高级别会议和介绍该会议概况的特权。我们会一如既往给予坚定的支持。

就在三个月之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会议，在纽约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经协调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这项行动计划是一份路线图。它是一项前瞻性的纲领。它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今后五年横跨该条约三项支柱的问题提供了指导，包括依据第一支柱(核裁军)，提出了裁军谈判会议应着力的重点，及其实质性工作的相关建议。CD/1864 和 CD/1889 号文件与上述这些建议完全相符。

展望纽约下周的活动，我们早就获得了支持执行与此论坛相关行动计划的契机。澳大利亚敦请各个《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座的绝大多数国家——珍惜目前作为《不扩散条约》的成员，于今年五月在菲律宾大使卡瓦克图兰主持下，我们共同取得在成果，从而裁谈会可再次在裁军舞台上发挥有切实意义的作用。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就其他各位大使和主席所作的表达，我也不妨说几句，祝贺拉森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工作和生活愉快；他的音容笑貌已留存在记忆之中。

达农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现在该是我来感谢您在艰难情势下，以您的方式领导着会议工作，通过了本年度的报告。您以绝对卓著的方式引导举行所有初步磋商。

我还谨加入所有各位对两位即将离任代表所表达的祝愿。他们是两位为各代表团和裁谈会带来生机的代表之列，他们是我们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巴基斯坦同事，他们同时也已了我们的朋友。

言归正传——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在此再次展开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前景问题，不知第几次的辩论，我们可感觉到，无法容忍和挫折情绪日趋加深。所有这一切是否会最终导致重大的变革？肯定无疑。当这个体制一直陷于僵局之中达数年之久后，终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来收拾由此酿成的后果。那么这会是今天，还是再往后些日子？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纠结的心态和难以忍受状态的加剧。

今年，当然首先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开始举行了几次意义重大的会议。除了经协商一致通过的行动计划之外，该计划所针对的是三个领域，换言之：裁军、不扩散和和平利用原子能——才是关键所在，表明国际社会第一次准备以综合平衡的方式审议核问题。

关于裁军的组成内容，目前我们已经绘制出了一份路线图，即一项行动计划，而我可向你保证——和我们会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证明——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方的五个核武器大国，都准备显著和迅速地执行裁军行动计划及其它计划。为此，本人不同意我的巴西同事和朋友所作的分析，其时他称——我援引如下——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看不出各核武器国家有任何政治意愿的迹象”。我认为，五个《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大国的政治意愿，包括着手谈判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意愿，都绝对与裁谈会一致且始终如一，而我将头一次贸然斗胆坦言。我认为，这五个国家启动裂变材料谈判的政治意愿，即意味着会实际开始此谈判。我所期望的是在此开展谈判，但别自作聪明的认为：这几个持有全世界95%以上核武器弹头的大国，都希望一起谈判一项条约，通常是政治意愿才能促使他们启动谈判。我希望谈判将一无例外地包括裁谈会的每一位成员。我希望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展这些谈判，而且裁谈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参与。

这就是我就政治意愿想要阐述的。谈判究竟会在此，还是在它处举行，还得有待观察。我们希望，而且我再重申一次，愿在此举行，让裁军谈判会议保留其职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我们另起炉灶，我们还是同样的这些国家和同样的规则。因此，本人从根本上也认为，我们不可能再重新发明车轮了。所有的核国家——不只是《不扩散条约》的五大核武器国家——都派出代表在本会议厅内就座，而裁军谈判会议的规则，即是我们依葫芦画瓢创造新论坛的规则。这毫无意义。关键是要切实启动谈判，并明确谁已经准备好进入谈判。

这就是我对高级别会议最终想要说的几句话。正如本人已多数次阐明，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秘书长举行会议的提议。我们认为，眼下是一个过渡阶段，所有的多边机构都已经重启，然而，裁军谈判会议却没有重启，这就是个问题。虽然我个人也不认为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是一个有效的机构，但至少该机构在做事。裁军谈判会议却是仍处于停滞不前的唯一多边机构，而这就是为何我们感到来自周围方方面面的压力，敦促实现变革，以更好的体现当今世界情势。

我在前面说过：裁军谈判会议多多少少体现了世界裁军问题，特别是核问题的现状。但如今，裁谈会的问题是，裁谈会再也体现不了世界现状，因为裁军谈判会议无法体现出促使所有裁军问题向前的推动力。简言之，裁谈会反映了陷入僵局的世界，不再具有充足的活力。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让我们再次力推裁谈会，挣脱这种僵持局面。

拉奥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您为举行磋商所采取的方式，和您以及秘书处奋力开展的艰辛工作，致使会议报告经协商一致获得通过。我还想与诸位已发了言的同事们一起向拉森先生致意。对于其他各位代表列数的拉森先生一长串奉献，我表示赞同，并还要说，我们会想念他的热忱和个魅力。这些有时对推动我们的工作向前十分重要。若我没有记错的话，霍哈尔先生也将很快要卸任离开我们了。本人对拉森先生和霍哈尔先生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愿他们前程似锦，个人生活幸福。

首先，本人应以赞同上星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 21 国集团就高级别会议议题所作的发言为开场白。我还想回顾 2010 年 8 月 17 日本人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 8 月 24 日就此议题发表的意见。

印度欢迎高级别会议提供的机会，以审议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探讨以何途径和方式来重振裁谈会工作，并就裁军机制的结构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达成共识。我们认为，高级别会议的目标是要展示对多边裁军议程和联合国裁军机制，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政治支持。

鉴于会议的性质，编制会议摘要仍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责任。若有任何后继行动，即应由各成员国通过现行机制在各相关论坛上实施。换言之，会议主席的总结应与现行机制和论坛，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相关。

印度一直赋予核裁军最高优先权，而印度随时准备响应秘书长的本人的呼吁，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谈判一项核武器公约。我们认为，高级别会议应重申，自联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以来所确立的优先重点，并鼓励多边论坛顺应日益高涨的要求，完全和可核查的销毁核武器主张的情绪。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去年裁军谈判会议经协商一致通过了实质性的议程和工作方案(CD/1864 号文件)。我们所作的努力，包括高级别的努力，应该鼓励裁谈会恢复这种的局面，从而裁谈会可着手实质性的工作，包括谈判。

联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设立的联合国裁军机制对国际社会颇有成效。然而我们欢迎在联大第四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就联合国裁军机制的作用展开辩论的机会。眼下，在今年联大第一委员会讨论联合国裁军机制群组问题期间，我们有机会进行探讨。

因此，明年初，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联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创建的这个唯一全面讨论裁军问题的机构将要举行会议。这届会议荣幸地设有一个议程项目，可让我们审议联合国裁军机制并就举行联大第四届裁军特别会议达成共识。我们希望所有期望加强联合国在核裁军领域发挥作用的 国家，将协力建立起这样的共识。

最后，我们真诚地希望会议可加强联合国裁军机制，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目的并不是质疑裁谈会的作用或裁谈会的议事规则，它们并不是造成目前核裁军陷入僵局或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状况责任因素。目的应集中在是否具备政治意愿上，自 2009 年 5 月以来，这种政治意愿多少已有所消散了。

主席(以法语发言): 谢谢大使的发言，除了使我们了解了您伟大国家——印度对 2010 年 9 月 24 日举行高级别会议的看法之外，还叙述了裁军谈判会议的精神。

现在，我敬请巴基斯坦代表，霍哈尔先生发言。我刚刚得知，您就要卸任离开日内瓦了。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本人与我们各位朋友和同事一样对您颇感赞赏。我将会有机会私下告诉您，对于您的离任本人有多么的遗憾，然而，首先，得祝愿你离开日内瓦后好运当前。只要想起您始终协助我们向前推动时，我们就视您为裁军谈判会议之中的一员。

霍哈尔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很抱歉，本人显得稍有些急躁，但首先我得表示，本人赞赏您就本报告指导我们工作的方式——极为专业、不设底线、透明和快捷的方式。报告之所以能通过就因为您的行事风格和领导才能。

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印度大使以及主席向我道别，令我本人颇为感动，并表示感谢。确实，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全体会议，为此，我得承认和认可，我无法躲过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的信息和情报网络，隐瞒不了本人即将离任的情况。本人对她表示感谢。

简言之，本人将值此机会，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问题及其作用发表几点评论。我认为巴西大使就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作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印度大使也阐明，裁谈会或裁谈会的议事规则并没有过错。

我对历史并不十分了解——本人会赞赏随后以双边和非正式的方式给予的指正——然而，当冷战结束时，裁军谈判会议推出了两项重要的文书：《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若指责裁谈会是冷战的遗产，那是不适当的。正如那些无法参与裂变材料谈判的国家所示，唯一向前推进的办法是要耐心。目前也同样需要这样的耐心，而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会继续建设性地参与裁军谈判会议，从而裁谈会可履行其核心使命。

多边机构有可能出现僵持的局面。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曾经就陷入过僵局，但十年之后，我们又回归了原途。当形成了国际共识，出现了政治意愿时，裁军谈判会议也将会复归原状。

关于高级别会议，我们完全赞同 21 国集团的发言；我们在前几次全体会议上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敬请各位拨冗关注我们的理解，即出席本会议——这个令我们极为重视，与巴基斯坦具有为有力双边关系的国家——喀麦隆委派的主席，是代表国家出任的主席，绝不是只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而会议应体现出这一点来。

主席(以法语发言): 再次感谢，亲爱的朋友，您充满智慧的言辞。在您离开日内瓦前，我希望——我甚至，但愿——我肯定我们能一起相聚，不是要“道别话语”，而是要“待到来日再重逢”。

尊敬的同事们，讲坛依然开放。我知道外交官喜好发言，因此，我对如此的沉静感到惊讶，我本人以为，今天我们可以相互说些小秘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然而，我还想说几句，即，我们即将进入休会期间，我若记得准确的话，下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在日内瓦此地开会。直到那一天为止，本人将依然履行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而我不打算虚度时光。因此，我完全可以告诉诸位，若有需要，我将随时恭候，或应诸位的提议，举行全体会议，哪怕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或非正式会议，平心静气地讨论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我所说，我将承担起并继续恭谦地履行主席职责，因为我完全依赖于诸位。我将不失时机地向诸位通报不断发生的变化，或向各位询商，例如，如何编撰和措辞我们要提交纽约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为之，我们将保持联系。

我注意到，秘书处提议发表最后一点阐述。是的，如我所说，这些都是可圈可点之处。这些都示意我表达感谢之情，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使命还没结束。当我的任期结束时，我会逐一感谢各位。现在就道谢，那就意味着我要卸任了。1 月 24 日，我会感谢每一位所做的工作。眼下，我们要继续努力为我们的美好世界推进裁军工作。我谨再次祝贺各位我们业已完成的卓越工作，而我希望从现在起，我们将继续努力迈向灿烂的未来。

当然，我必须感谢各位口译译员如此绝妙地为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便利。感谢口译和笔译译员，当然得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的秘书处

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上午 11 时 25 分，散会。